

小文学

魅力悦读系列
006

画江山

之 混世公主



萝卜酱汤
著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意林
小文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画江山之混世公主 / 萝卜酱汤著. -- 长春: 北方
妇女儿童出版社, 2017.8
(意林·小文学. 魅力悦读系列)
ISBN 978-7-5585-1380-0

I. ①画 II. ①萝 III. ①儿童小说-长篇小说-
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61208号

画江山之混世公主 Hua Jiangshan Zhi Hunshi Gongzhu

出版人	刘刚
总策划	安雅 汤曼
特约策划	师晓晖
责任编辑	吴强 王婷 孟健伊
图书统筹	栗栗苏
特约编辑	杨宁
绘图	叮叮叮叮 来去
书籍装帧	赵艳红
美术编辑	袁萌
作家经纪	卢晓凤
开本	700mm×1000mm 1/16
字数	300千字
印张	11
版次	2017年8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发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地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编: 130021
电话	0431-85678573

定 价 20.9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部联系退换, 电话: 010-51908584



目录

CONTENTS

画江山 之 混世公主

第一章 /	镇国公主名瑶月	001
第二章 /	月下花前少年郎	031
第三章 /	大漠孤烟共患难	055
第四章 /	凤凰鸣矣于高岗	087
第五章 /	将军冢前荆棘花	115
第六章 /	年年岁岁花相似	141
第七章 /	明媚如风自在游	159





第一章

镇国公主名瑶月



“月儿？月儿？”

“瑶月姑娘，还请出来吧。”

“东方瑶月，贫道数到五，再躲着，切莫怪我将你的所为告诉你母后。”

青阳观里，一群道姑奔到东边，又奔到西边，里里外外把道观搜了个遍。其中，就数排头带队的无量道姑表情最为严肃，一柄浮尘甩得颇有节奏感，浮尘每在胳膊上敲一下，声音便冷一分。

“一……二……三……四……五……五……东方瑶月！”

声音洪亮，惊动了梧桐树上的山雀，吓得它们扑棱棱乱撞。

只有其中一只鹦鹉，非常淡定。它通体雪白，羽毛光洁，额头一点朱红，不过拳头般大小，脑袋却昂得比天还要高，样子蠢萌。它立定在梧桐树的树枝上，不为道姑吼三吼而折腰。

“小啾英勇呀！不愧是我东方瑶月的鸟！”鹦鹉旁的少女拍了拍它的脑袋，然后轻拨开树叶，偷偷观察敌情。

无量道姑很可怕，但比起这位少女的调皮还是稍逊一筹。树下的道姑已经搬了凳子坐在堂前，树上的少女干脆调整坐姿……开始打盹儿。

哼，看谁斗得过谁。

“我薛子涟在此，祈求当朝……”

两个时辰后，扰了东方瑶月清梦的是一长段叽里咕噜的念叨，且声音的主人丝毫没有要停下的意思。

瑶月一肚子起床气，探出头寻找“罪魁祸首”，道姑们早就去偏堂炼丹了，没工夫陪她耗。而树下那个人……似乎只是个单纯上山来祈求福气的少年。

许是注意到了树上的声音，少年警觉地睁开眼，抬头望了树上一眼。

瑶月心道不好，赶紧捞起小啾护在怀里，捏着鼻子学老者说话：“树



下何人？报上名来。”

树下的少年一愣，随后道：“在下薛子涟。”回话倒是挺老实的，但是动作就不是了，他的眼神分明还未离开树上方才发出声响的地方。

演戏演全套，瑶月压低嗓门：“喀喀，切莫再窥探天机，吾乃青阳道观的千年树仙，集天地之灵气和无数凡人祷告，最终化……化身为……为……”

瑶月正苦恼着该怎么编下去，谁知这少年单纯好骗，居然接下了话茬：“噢噢，原来是大仙，失敬失敬。”

他袖子一拂，抵着树干抱了个拳，末了还嫌不够，居然又鞠了一躬。

瑶月倒是起了兴致。

毕竟她在皇宫里待久了，好久没见过这样的傻子了。

“你来求什么？”

“嘿嘿，我是个算卦的，想祈求事业亨通，财运发达。若是全京都城的人都来找我算上一卦，那是再好不过了。今天遇到大仙，我觉得自己今日运气奇佳，不知道大仙可否满足我这小小的愿望？”

“准许了。”

“薛子涟在此拜谢大仙！”树下叫薛子涟的少年感激涕零地望过来。瑶月这才看清楚薛子涟的长相。他身穿肥大的马褂，佝偻着背，没想到五官却生得很清秀，尤其是那双眼，似四月桃花芳菲。树上挂着繁多的红布条，隔着一片朱红，瑶月感到薛子涟的眼眸灼灼，她差点儿以为他才是真大仙。

唉，这么蠢，真是可惜了这副长相。

她挠挠小啾的肚皮，玩心不减：“慢着，这自然是有条件的。所谓心诚则灵，本大仙在乎的也是前来祈求的人心诚不诚。这样吧，你绕着这棵树正转三圈，倒转三圈，然后立刻离开道观，三天内别和任何人说话，你的愿望自然会达成。”

这话胡诌得很明显，就差没直接挑明：你继续透过层层树叶往上瞅

呀，你就会发现我在耍你。

可万万没想到……薛子涟信了，还真就按着瑶月的胡诌，一字不差地照做。

最后望着他屁颠屁颠下山的身影，瑶月扶额感叹：“蠢哭了……”

“啾啾啾！”从小就与主人心意相通的小啾提高嗓门，颇为狗腿地附和道。

“呵！东方瑶月，你可真让贫道一顿好找。”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瑶月的心思都放在了薛子涟身上，却不知被小啾叫声引来的无量道姑已经站在树下。

最终东方瑶月难逃一顿说教，但她最担心的不是这个，而是无量道姑又和她母后告状了。

自打东方瑶月为了给过世的祖母杨夫人求福分，主动请缨到道观修行，她母后刘成玉每个月月初便会来看望她。每逢看望前夜，宫内必定灯火通明，声势浩大，这是刘成玉定下的规矩。她去看望公主前，皇室众人必须全员到齐为过世的杨夫人诚心跪拜上香。而她故意搞得排场铺张，就是想让整个大宴皇室时刻记得，在他们好吃好住的同时，宫外还有一个孝心感人的公主在道观吃苦。

对于此举，瑶月一直倍感疑惑。自己的母后向来沉着睿智，如此夸张隆重只为让人惦念着公主，这根本不像是母后的作风。她虽不敢肯定，但隐隐感到母后在筹划着些什么……她这位母后总是忧家国、忧天下，多过忧她这个女儿百倍千倍。瑶月甚至怀疑过母后的探望也只是出于某些目的，而不是单纯因为想念。

她不敢多想。

她只觉被探望已是幸福，哪怕在探望的短暂时间里，母后说得最多的便是如何做好一个公主这样的大道理。之前几次，但凡道姑告她一状，母后必会板着脸对她说教一番。说辞她已倒背如流，大致就是：本来父皇和



母后盼着你能在道观里耳濡目染，收敛性子，谁知你竟……云云。可奇怪的是，这次母后竟半个字也没念叨，反而静坐在后院喝着普洱茶。

这下瑶月反而慌了，她紧急命小啾去衔来一根柳条，最细最脆的那种，然后将其绑在了腰间，垂着脑袋主动认错去了。

青阳观后院。

当朝皇后刘成玉正坐于亭内，上方树荫蔽日，在她衣袍上落下一片斑驳。她乌发如云，用了大宴现下最流行的发髻式样盘于顶，眼尾一抹绯红，美艳中透着股霸气。

瑶月一鼓作气：“母后，孩儿错了。古代有大臣犯了错负荆请罪的，孩儿愿意效仿那位大臣，来表达自己的愧疚之……”

“情”字还没蹦出口，由于她动作幅度太大、太浮夸，背上背着柳条“咔嚓”一声——断了。

“呵……”皇后刘成玉哭笑不得，她命婢女又倒了一杯茶，细细品完后起身与无量道姑叙话去了，临走前她对瑶月说：“你就闹吧，反正时日也不长了。”

母后的这句话意味深长。

时日不长了……为何不长？时日又指的是何日？

让瑶月欣慰的是，还能有人听她诉苦。

此人就是随探亲大队一起来的雪娘。她熟门熟路地来到青阳观后院厢房，取出一个木盒轻放在桌上。瑶月一见到她，激动得眼泪汪汪，冲上去抱住雪娘，却被雪娘不着痕迹地推开。

她柔声道：“公主这段时间吃苦了，奴婢只愿这云片糕能解开公主眉间的结。”

雪娘依旧改不了自称奴婢的习惯，但在东方瑶月心里，雪娘与其他宫女是不一样的，一是因为大哥，二是因为雪娘待她极好。雪娘每次都混在探亲大队中，打着掌事宫女须打点皇后出行的幌子，实际却是来给她送云片糕。

吃着云片糕，听着雪娘说宫里最近发生的各类八卦，瑶月此刻的幸福程度仅次于见到母后。

对于瑶月来说，母后来的这天实属奢侈的美好，而每个月剩下的那二十九日……百无聊赖，堪称煎熬。不过幸好当初父皇、母后定下的为期一年的祈福时间，还剩下最后一个月了。为了不闷死，瑶月只得继续与无量道姑斗智斗勇，不放过任何一个溜下山玩的机会。

五日后，京都城一偏僻酒楼，说书先生正在讲天庭的话本子，故事内容大概是说天帝之子老么调皮捣蛋，堪比蹿天猴。故事十分精彩，酒客们被吊足了胃口，一个个伸长了脖子。而混迹其间，坐在第一排左边那个少年打扮的人，正是偷跑下山的东方瑶月。

她又带着小啾恶作剧来了。他们一人一鸟，一唱一和，故意接台上说书先生的话茬，提前把下回故事也说了个痛快。说书先生被气得吹胡子瞪眼，酒客们也都开始缠着“少年”讲故事。

这有何难？说书先生摆明在假借天庭的名，说当朝皇家的事，而他嘴里那只“蹿天猴”自然是她——大宴小公主，东方瑶月。

她越讲越起劲，从前排跳到后排，又从后排蹿到窗边，正讲在兴头上，楼下传来一嗓子吆喝。

“上面靠窗的那位女施主，要不要算一卦啊？”

“算命的，你看错了，靠窗的是个男的呀。”

“男的，男的！”

酒客们还在七嘴八舌，瑶月已经脚底抹油：“感谢兄台们的赏识，但小弟今天有要事在身，故事且听下回分解……小啾，我们走！”

她跑至酒楼门口，某算命的已经席地而坐，开始摆摊开张了。只是那摊不偏不倚挡住了瑶月的去路，撒在地上的稻谷也恰巧是小啾最爱吃的。

看到稻谷，小啾立马倒戈，毅然从主人肩头扑腾走，投进敌方怀抱……这只不争气的鸟！



拦住瑶月去路的算命小先生一袭肥大的黑马褂，腰间挂一串铜钱，两只手藏于袖中，一身标准江湖算命先生的打扮。

可瑶月倒觉得，有个职业比算命先生更适合他，那就是——流氓！

她望着眼前的薛子涟，深吸一口气。

说起这个薛子涟……五天前，瑶月与他在青阳观的树下初见，那时她以为他蠢得罕见，谁知此后一连四天，她每日偷溜下山玩，都会“凑巧”碰上他。

他倒也不揭穿瑶月假扮树仙的事，就是跟昆虫似的黏着她，黏人程度都快赶上小啾了！

这厮绝对是故意的。

可薛子涟到底为何跟自己过不去？她替祖母祈福一事虽然被母后一纸圣谕弄得大宴妇孺皆知，但她分明记得圣谕里从未提到过她去的是哪家道观。但照薛子涟目前的架势来看，当初他上山祈福，显然是知道她在道观中，特意寻来。

想到这里，瑶月警觉起来。“薛子涟，你到底打算跟我多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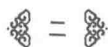
“容我算算啊。”面对瑶月的抱怨，他煞有介事地甩开袖子，伸手掐指一算，还翻了几个白眼，算卦流程倒是一步也不少。

“嘿嘿，至少……一年，又或许……还会更长点儿。”他乐呵呵地朝瑶月比了一个“二”。

瑶月自然不甘示弱，冲他回了一个更为甜腻的笑容，然后抓住那个“二”，轻轻一折，再从那堆稻谷里一把拎起不争气的“肉团子”，飞快开溜。临走前还不忘放狠话：“后会无期！”

“天命不可违啊。昨夜在下夜观星象，它们告诉我，我与公主的羁绊，才刚刚开始呢。”

待瑶月走后，薛子涟喃喃自语，眼神里有狠厉一闪而过，但下一秒，他便换上了市井的流气表情，隐匿于京都大街如织的人流中，举着“薛半仙”的幡子继续算卦去了……



被奇怪的算命少年跟踪，与古板的道姑斗智斗勇……这样的日子终于熬到了头。

东方瑶月的父皇，大宴的皇上东方烨念在公主主动为杨夫人祈福入观修行的孝举感人，回宫那天特意遣了一顶布置考究的轿辇接她回宫，她听随行的宫女说这轿辇是皇上上个月特意召了京都城內技艺最好的匠人做的，布匹用的则是去年朝贡之时波斯使节进贡的顶级布匹，连帷幔的花色都是皇上亲自挑选的，一匹玫红，一匹淡粉。

瑶月拂了拂手边的帷幔，她这顶是淡粉的……“原来父皇做了两顶？那匹玫红色的是给我母后用的吗？”

宫女不再答话，正巧此时轿辇行至大宴宫的正南门——丹凤门，瑶月也就不再追问。卫兵一见是公主，立刻麻溜地开道，而高墙那头，一群公主殿里的宫人们正等着接他们的蹕天猴公主回寝宫。

不等他们大声嚷嚷，瑶月就压低了声音道：“嘘，本公主要‘偷袭’含凉殿。”

瑶月在宫外的一年里，父皇身体日渐孱弱，像现在这般炎热的夏季，父皇身子吃不消，便在专供避暑的含凉殿住下，这是身为掌事宫女的雪娘告诉她的。

赶去含凉殿的路上，瑶月和小啾交流了一百种父皇看到自己的反应，最终他们达成一致：以父皇的性格，铁定会感动得眼泪汪汪。

然而当他们公主殿一行人行至含凉殿门外时，入眼的不是泪眼婆娑的皇上，而是一顶刺眼的轿辇，与瑶月这顶同花不同色，乃宫女口中那两顶蒙受圣恩的轿辇中的另一顶。

而轿辇中的人，不是她母后，居然是……贺兰氏！

贺兰氏进宫不过两年，在瑶月离宫之前，还只是一个磕破了脑袋也得不到父皇宠幸的小贵人，今日再见，她居然摇身一变，身披波斯进贡来的绫缎，头戴金钗头。随行宫人比瑶月这个公主还多，宫人们身穿戏服，手

持琵琶、笛子、皮鼓等乐器。

见瑶月来，贺兰氏也不下轿辇，只是微微福了下身：“公主在道观里辛苦了。”

矫揉造作，看着心烦。一想到母后可能因她受了委屈，瑶月气不打一处来：“公主殿的人都听好了，这路我们不让。”小啾也扑棱着翅膀飞出帘子，冲敌方官人“啾啾啾”叫着，只不过看到对方一个“眼刀”飞来，小啾又飞快地溜回了主人肩头。

双方争执不下，含凉殿的门又只够一人通行，良久，双方人马依旧僵持在殿门前。最终化解纠纷的是路过的雪娘，她匆忙遣走了身后一批宫女，凑到瑶月的耳边说道：“近来皇上身体抱恙，公主可别再捅出些娄子让皇上心烦了。”

皇上病弱的身子向来都是瑶月的软肋，思量了一下，她决定暂且退一步。但她临走前不忘狠狠瞪了贺兰氏一眼，随后跟着雪娘到了掌事宫女屋内谈话。

瑶月开门见山：“雪娘，你为什么一次也没告诉我贺兰氏的事情？”雪娘明明每次见面有的是时间和她说这些。

雪娘急忙解释道：“公主，奴婢知道你最讨厌宫中争斗，想着让你在青阳观里的日子无忧无虑一些，并不是有意瞒你的。”

瑶月曾听东方瞻说，雪娘之所以叫雪娘，是因为从小她便肤白胜雪，一双眼睛晶莹得能滴出水来，让人心疼。

大哥说的话果然不假，就像现在，雪娘欲哭不哭的模样，令瑶月不忍心再责问，干脆直接问起贺兰氏之事。

雪娘碍于身份，不敢逾矩，一番话说得十分委婉。瑶月总结了一下：她在道观的日子里，父皇与母后的关系日趋冷淡。原本不受宠的贺兰氏借机找来了自己家乡乐坊的一批乐师，加上本就清丽的嗓子，靠唱曲俘获了皇上的心。最近，贺兰氏被召见的次数越来越多了……

末了雪娘添了一句：“皇后娘娘……她不知道为此受了多少气呢。”

天气闷热，这些消息让瑶月更加烦躁。原来在含凉殿门前见到的那批宫人，是贺兰氏特意从江南请来的乐师，皇家乐师的曲子皇上听得腻了，江南小调反而合他心意，这招实在是妙。

不过一年，原本咋咋呼呼的贺兰氏像是变了个人。瑶月甚至开始有些担心……宫中到底还有多少变化是雪娘未曾和她说的？

碍于贺兰氏先进了含凉殿，瑶月一赌气，干脆等到天黑才再登含凉殿请安。但不巧的是，她还是撞见了贺兰氏与皇上欢声笑语的一幕。后来她才从宫女那里得知，皇上一旦召见贺兰氏，必定是召见一整天。

折回公主殿的路上，瑶月依旧满腔窘迫与愤怒。方才皇上见到她时居然惊了一下，看来他是把自家女儿的归期忘得一干二净了。

含凉殿依水而建，入夜的风微凉，吹得瑶月一个激灵。她鼻子一酸，忽然感觉自己已经快认不出自己的父皇了……

回到公主殿，瑶月看到皇后站在大堂中央，似是等候已久。不等瑶月开口，母后就像什么都知道一样，拉过她的手，淡淡道：“日后你会习惯这些。”刘成玉决心借此机会，让瑶月直面权利与纷争。

于是她继续道：“你这次为祖母祈福，功不可没，你可想好向你父皇讨些什么赏赐了吗？”

“我想为小嗽求一盆大宴最好吃的稻谷，再求……”再求一家人坐下来吃顿饭，但瑶月最终还是没说出口，她眼前又浮现出刚才贺兰氏依偎在皇上怀里的一幕……

刘成玉打断道：“我看求父皇赐你个名号吧，再趁此机会让他封你为镇国公主。”

既然如此，又何必问她的意见呢？瑶月草草应允后便再没说话。

母后离开后，桌上的小嗽伤心地一头栽倒在主人的手心。它在伤心那盆飞走的极品稻谷，而瑶月则在伤心皇后从未在乎过她想要什么。其实于她而言，在公主前面加上“镇国”二字，远不及和家人的独处来得珍贵。



皇后刘成玉对镇国公主册封一事早有准备，皇上的口谕一下，册封大典便在大宴宫内风风火火地张罗起来了。

册封大典当天，旭日东升，公主殿本来一片喜气洋洋，却因宫女的一声尖叫破坏了气氛。上一刻还坐在梳妆台前的公主，居然不见了！

宫女们如临大敌，乱作一团……而此时的瑶月也没比她们好到哪里去，她也在皇宫内东窜西窜地寻找着爱鸟小啾。

今日一早，小啾像往日一样飞出宫散心，却没有像往日一样不出半个时辰便因想念她而飞回来，反而至今不见鸟影。自从七岁那年生辰她从母亲手里收到小啾这只通灵性的鹦鹉以来，她便一直视它为珍宝。

小啾是她的朋友！

皇宫戒备森严，穿着显眼的朱红色礼袍四处奔走的公主一下便被巡逻的侍卫找到。皇后闻讯急匆匆赶来，气得对着瑶月抬手就是一巴掌。

清脆短促的声响，吓得一众宫人们“唰”地低下头。

“皇家儿女，一言一行都被千万双眼睛盯着，你……你……看看你现在成何体统！”皇后广袖一收，不再看跪倒在地上的不争气的女儿。

“你太让我失望了。”这句话瑶月听得太多，早已麻木。

回到公主殿，瑶月望着刚才因皇后一声“加强防备”而匆匆赶来的宫女们，个个一副严阵以待的表情。不知怎么的，她忽然想起宫外那个名叫薛子涟的算命少年，那时自己总嫌他跟块牛皮糖似的甩也甩不掉，现在想来，可能在这偌大的大宴宫内，再找不出像他一般有趣的人了。

瑶月苦笑，皇后可真是多此一举，就算是无人看守，丹凤门高一丈三尺，谅她此生也越不过那道宫墙。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芜华一百五十一年，大宴官含元殿。

皇上与玉后的掌上明珠东方瑶月，被册封为“镇国公主”，赐名“永宁”。皇上亲自为其授珠冠，并赐句：自此镇国公主名永宁，佑我大宴万

世太平。

这些是史官记录在册的，而作为主人公的瑶月对此并没多大感受，她正在为长达两个时辰的御宴发愁呢。一是因为就在刚刚，奉她之命在皇宫内找了一天的宫女来报：小啾找到了！因此她此刻只想早早结束宴会，奔去查看爱鸟。二是因为彼时的她穿着那五米长的袍子，顶着十斤重的珠冠，脖子真的很痛啊……

“小妹，可是脖颈不适？”大哥东方瞻问道。

唉，皇上总说大哥和她生错了性别，原因就在大哥的性子温柔体贴。脖子一事不提倒好，现在一提，除东方瞻外的哥哥们都笑作一团，大臣们也都捂着嘴，但东方瞻丝毫没在意，他命随行宫人从常备着的药箱里挑了瓶药，准备走过来递给瑶月。

瑶月正苦恼着，正巧瞧见雪娘经过案前斟酒。此刻大哥的目光终于短暂地离开了她的脖子，转而飘向了身边的雪娘。

果然，唯有雪娘能吸引大哥的注意，让他乖乖住口。眼瞧大哥唇畔轻启，又欲多言。

大哥，对不住了。

瑶月一个轻推，把雪娘往东方瞻的方向推去。东方瞻见雪娘被推来，果然不再朝瑶月这边走了，苍白的脸颊上还漾开一抹红。

正在此时，殿外传来一声通传，众人的目光自然而然地被来人所吸引，贺兰氏。

“居然连镇国公主的册封晚宴都敢迟到，还真是不把大宴国事放在眼里。”眼瞧一旁的皇上毫无责备之意，皇后的语气里带着明显的愤怒。

“哎哟，玉姐姐这是说的什么话。”贺兰氏自是不慌张，步伐轻盈地走向皇上身边空着的位置，“妹妹为了能在宴会上为公主助兴，这才沉迷练舞，耽搁了时辰。”

皇后刘成玉握着茶盏的手紧了紧，为公主助兴？呵，这贺兰氏分明是仗着自己得宠，炫耀之心昭然若揭。

皇后与贺兰氏一来一去皆不愿落下风，宴上气氛霎时剑拔弩张。

群臣私下里分“挺玉派”与“贬玉派”，“挺玉派”以户部尚书董甘遂为首，“贬玉派”则以当朝宰相秦仪为首，但是纵是这二人，此时也只敢埋头喝茶。对于皇族的家务事，群臣皆识趣地噤若寒蝉。

酒宴过半，众多大臣已经微醺，说话的声音也渐而高涨，宴内气氛再次热烈起来，鲜少有人注意到高堂上的点点火星。

贺兰氏福身给皇上、公主轮番敬了酒，到了皇后跟前却驻足不走了：“恭喜姐姐，公主虽不是史上第一个镇国公主，却是史上第一个有‘特殊权利’的镇国公主。姐姐定是想把公主培养成第二个自己吧。”贺兰氏掩面轻笑，仰头饮了酒。

此番话以恭喜开头，却是句句直戳皇后的脊梁骨。

一个妃子胆敢对母后如此嘲讽！分明是以下犯上！瑶月在等皇上出面呵止，却失望地发现皇上非但没有表示，望向皇后的眼神中反而蒙上了一层疏离和防备！

皇上的不作为，等于默许了贺兰氏的任性妄为。

眼看皇后就要咽下这口气，瑶月的耳边响起那日雪娘对自己说的：皇后娘娘……她不知道为此受了多少气呢。

瑶月最终没沉住气：“贺兰氏，你不得再欺负我母后！”

谁知贺兰氏也似乎早有防备：“公主，再怎么说我也算是你的长辈，一再逾矩可不好。”她还将“逾矩”二字刻意加重。

皇上面色凝重，自家女儿平日里从不参与这些后宫争斗，可怎么……变得和她母后越来越像了？他不禁陷入更深的思考。

贺兰氏见皇上继续沉默，就知道今日的挑拨有了成效，便愈加得寸进尺。她福着身，压低声音道：“但只怕是凡事不能遂了姐姐的愿，妹妹练舞时听闻公主跑出公主殿，披头散发。”

瑶月一惊。自己出宫去找小啾一事居然传到了贺兰氏那里，此时还被她当作羞辱母后的筹码，她忽然一阵自责。

“而皇子瞻……”贺兰氏眼神瞥去的方向，东方瞻正与站在他身侧的雪娘谈笑风生，“看来子女都不能让姐姐顺心呢。”

“贺兰氏！”皇上终于出言阻止。

而此时的皇后已然气得不轻，总得找人出了这口气。她锐利的目光瞥向东方瞻身侧的女子，正巧雪娘一抬眼，四目相对，雪娘的双眸立刻蒙上一层雾气，转身飞速跑出了殿外。

东方瞻下意识起身去追，但立即想到假若自己追出去，以皇后的脾气，事后铁定饶不了雪娘，思及此，便只得一脸懊恼地回到了座位上。

贺兰氏三言两语，挑得表面和气的一家不得安宁。

瑶月在一旁目睹全程，心情复杂无比。她恨贺兰氏的挑拨，恼皇上的纵容，更怒自己的无能……自己此刻要是能做点儿什么就好了……

然而她此时再发言只能是乱上添乱。

宴会到了后半，贺兰氏的乐师们悉数登场，此时她的表演才真正开始。

贺兰氏连唱三曲，皇上竟然还未尽兴，若不是皇后阻拦，他铁定会像个昏君一样，醉倒在那曼妙身影和靡靡之音里。皇后在皇上听曲时，拿走了他手里的酒盏，换上了一杯茶水。面对此等在旁人看来的贴心之举，皇上东方烨的脸上却是笑意全无。

他们的夫妻情谊，竟是到了连装也不愿装的地步。

瑶月向东方瞻递去一个眼色，谁知大哥与她一样皱愁眉不展，冲她摇了摇头。而站在台下，大放异彩的贺兰氏，正笑得宛如罂粟花开……

两个时辰的暗流涌动的宴会终于结束。

夜晚的皇宫依旧灯火通明，守夜的卫兵林立，他们昼夜不歇，就如同这座宫殿里的争斗一般。

宴毕，瑶月第一件事就是赶去见小啾。

她按照官女的指引来到了丹凤门下，只见一群守夜的卫兵正席地而坐，围着一个人。至于小啾……它正欢快地啄着地上的稻谷。